

祭劍台

慕容美 著



第二十八章 分宫喋血

在第三分宫后院一间厢房前面的走廊上，那名紫衣翁副队长非常诧异地向一名头缠血布的紫衣剑士问：“你怎么跑来这里？”

那名三号紫衣剑士走上一步低声道：“报告副座，那个姓钱的横竖不会放他活着出去，派人看着，实在是浪费人力，所以卑属擅自将他暂时摆平了，现在来向副座报到，如果另外有甚紧要任务，尽可再差卑属担任。”

那位翁副队长点点头道：“这样也好。”

接着，沉吟道：“你能干是满能干的，可是，你在这副样子看来着实不雅，到底派你一件什么工作好呢？”

紫衣三号道：“卑属之伤，乃荣幸之标记，即今帝君问起，卑属都可以直言无讳，副座大可不必顾忌到这一点。”

翁副队长又点了一下头道：“这么说，你就带个兄弟到西密院接替守卫之职，将两位蓝衣弟兄换下来，密院由蓝衣弟兄值班，帝君见了总是不妥……”

紫衣三号垂手道：“是！”

紫衣三号应诺一声是，转身走出院子，在转弯处向一名

徘徊在走廊一角，显得有点局促的紫衣剑士大声招呼道：“倪十五，你随我来。”

被喊的那名倪姓第十五号紫衣剑士面现喜色，忙不迭向三号老大哥这边奔了过来，三号低声道：“报准了，我们去守卫西密院，那儿正是将有好戏上演的地方！”

血剑第三分宫的西密院，为宫中西东两大密院之一。东密院例属分宫主起居之所，西密院则属备用之特级宾馆，向为接待总宫专使之用。平常时候，东西两密院均不容任何人擅进一步，即连守卫之紫衣剑士，也只能局处院外之岗亭中，而不许随便探首院内一望。

今天的血剑第三分宫西密院内，不知住着什么特殊人物，院里院外，静成一片，设于密院外面的两座岗亭中，这时分别站着二名紫衣剑士，两名紫衣剑士如临大敌，长剑出鞘，神情显得相当紧张。

此刻，北面岗亭中那名剑士以眼角偷偷扫了通向前宫的偏门一眼，转向南面岗亭中一名头上缠有血布的剑士传音问道：“喂！小胡，我问你，刚才那两个蓝衣魔徒交代，说‘任何人’均不得进入这座密院，这里的‘任何人’包不包括‘分宫主’在内？”

对面那名剑士传音答道：“这道命令既属帝君下达，分宫主当然包括在内！”

这二名‘剑士’，正是华云表和怪叫化胡毕义二个。二人奉命换下二名蓝衣剑士之后，华云表因为始终不见什么好戏登场，不禁有点不耐烦起来，他问怪叫化，怪叫化只是叫他

等，等到什么时候呢？怪叫化笑着说道：“如等到天黑仍然不见动静，我老胡输给个耳光就是了！”

这时，华云表正待接下去再问什么时，前面走道上，突然传来一阵沉重的脚步声，紧接着，出现三条身形。

最前面一人，身躯高大，内着豹皮紧身劲装，外披一袭玄色风衣，双目灼灼如电，但脸色却甚晦暗，行家一望可知，此人脸上戴有人皮面具——而且不止一二层。

接在此人身后，是二名紫衣佩剑壮士，正是这座分宫中的紫衣正副队长！

在血剑魔宫中，不论总宫或分宫，紫衣剑士均属一等近卫，只有紫衣剑士才能接近宫主或分宫主。

这时，两名紫衣队长及亭止步，一致躬身道：“帝君圣安——”

对面岗亭中怪叫化眼色一使，华云表立即仿样挺直身躯，眼观鼻、鼻观心，同时将剑尖缓缓垂落。

血剑魔帝大步昂首而过，根本没朝二人望上一眼，这位魔帝似对总分宫各级紫衣剑士之忠诚程度充满信心。

等魔帝与二名队长分别于院内外消失，华云表再度传音问道：“这人就是血剑魔帝？”

怪叫化传音相嘲道：“等于废话！”

华云表也觉得这一问未免多余，停了停，搭讪着又道：“那么你瞧这老贼像不像韦天仪？”

怪叫化反问道：“你说呢？”

华云表想了想答道：“论身材，的确很像，不过，这也作不得准，因为武林中有着这等身材者并不止韦天仪一个

……”

怪叫化传音笑道：“也是一篇废话！不过这一次比较可以原谅，因为它跟咱老胡要说的相同。总结一句：实证尚嫌不足！”

华云表接着问道：“‘好戏’到此为止了吧？”

怪叫化笑了笑道：“不，刚刚开始！现在才只是第一要角登场，院内的开锣戏也许已经在进行之中，但离正戏上演似乎还差一段时间。”

华云表惑然道：“院内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难道在这名血剑魔帝进入之前，密院已经住下了什么人不成？”

怪叫化笑答道：“算你猜对了，住下的是个女人，但不是本宫那位分宫主，不过也许要比那位分宫主更为标致！”

华云表甚是意外道：“这女人是谁？”

怪叫化摇头道：“不知道，同时本叫化也没有详加打听的兴趣！”

华云表有点糊涂道：“那么……”

怪叫化接着道：“本叫化看到的只是一顶轻便小轿，其余均属本叫化之猜测，不过，本叫化对任何判断敢说还没有发生过不确情事！”

华云表不信道：“这怎么可能？这儿是第三分宫，那位第三分宫主她能忍受得了吗？”

怪叫化笑答道：“假如忍受得了，又那来的什么好戏可瞧？”

华云表这才明白过来，所谓“好戏”，原来是指一场“醋海风波”而言！华云表既失望，又扫兴，这全是怪叫化的一

种推想，就算真的发生，又有什么好看的？

华云表不乐之余，正想好好痛训怪叫化一顿，然后设法离去之际，忽见怪叫化一出亭，长剑一横道：“宫主请留玉步！”

华云表不暇思索，同时挺剑跃身而出，双剑相交，搭成一道斜斜的十字，正好将那名玉容铁青的第三分宫主去路拦住！

那位气得浑身发抖的第三分宫主瞋目叱道：“赵老三，你昏了吗？”

怪叫化扬声说道：“帝君圣谕如此，卑属们不得不遵——”

紧接着低声道：“请宫主慈悲出手！”

那位分宫主脸色稍缓，当下舒掌一抄，分将华、胡二人手中之长剑同时摘下，玉臂一抖，遥遥掷入院内，应手响起长剑落地的咔嚓声响。

第三分宫主自二人之间过去，怪叫化低低传音道：“这样便没有我们的事了！”

华云表惶惑地道：“底下怎么办？”

怪叫化轻声说道：“现在，我们正好趁机跟进去，你不要开口，一切看我样子行事，我们大可以装做吓呆了的神色在一旁瞧个饱。”

怪叫化说着，伸手一拉，带着华云表向院中奔入，口中一面高呼道：“娘娘，使不得……”

怪叫化仅喊出这么一声，便不须再喊下去了，因为在院中一座红楼之前，那位衣冠不整的血剑魔帝已经含怒出现，怪叫化伸手一拦，便与华云表双双就地站定。二人挺立着，双

目直视，神情木然，就像魂魄已离躯壳一般！

血剑魔帝充血的双眼狠狠一瞪，沉声道：“唐金兰，谁宣你进来的？”

那位第三分宫主紧上数步，颤声道：“帝君……您这样做，实在太过分了……贱妾随圣上多年，不看功劳，也看苦劳，今新封这座第三分宫，全是圣上恩宠……圣上应知贱妾并非争专之流，可是，帝君今天这样一来，贱妾今后如何做人……”

血剑魔帝挥手叱道：“去，去！”

第三分宫主一扑而上，悲声叫道：“圣上，您好狠心啊！”

血剑魔帝好事受阻，怒火早已腾烧，这时眼见第三分宫主扑至，还以为对方意在拼命，大喝一声：“贱人敢尔！”

话发同时，闪电般一掌拍出！

第三分宫主不虞血魔狠毒如此，一个闪避不及，一掌兜心打实，骄躯仰翻，喷血如注……

血剑魔帝将第三分宫主一掌打翻，就仿佛信手赶开一只苍蝇似的，当下连看也懒得看一眼，嘿嘿冷笑着，身躯一转，便待入室。

就在血魔一条身躯将转未转之际，半空中陡然传来一声断喝：“老贼站住！”

断喝声中，一条粗短矮胖的黑色身形，紧接着自红楼上空闪扑而下！

华、胡二人抬头望去，看清来者不是别人，正是那名为血魔始乱终弃，且为血魔生下二个女儿的蒙山丑尼！

丑尼扑落，抢前数步，回身一指院心地上那名气息奄奄

的第三分宫主，手颤身摇，切齿厉声道：“老贼，你，你——”

蒙山丑尼之突如其来，似乎颇出血魔意料之外。不过，血魔之表现错愕，为时极为短暂。

血魔神情平复后，双睛一瞪，打鼻管中闷沉沉的哼了一声道：“老夫怎样？”

丑尼气为之结，迫上一步。戟指怒吼道：“你，老贼，你老贼可知道她是老身的什么人？又是你老贼的什么人？老贼，你，你究竟是人还是畜生？”

血魔又打鼻管中哼了一声，冷冷答道：“她么？以前她是老夫座下之玉剑令主，如今则为老夫新收之分宫列妾，就算她是你的徒儿，她现在又能拿老夫怎么样？”

“徒儿？哈哈……”

丑尼之神智显已微呈错乱，喊罢一声徒儿，突然仰天狂笑起来。

血魔双睛滚动，待丑尼笑声稍戢，注目沉声道：“不是徒儿，难道是女儿不成？”

丑尼又复大笑起来，笑声有如破竹裂帛，蚀心刺耳，令人听来极为难受，于笑声中活似狼嗥般尖叫道：“算你老贼聪明，总算给你老贼猜着了，一点不错，她是老身的女儿，换句话说，她也就是你老贼的女儿，老贼呀老贼，你连自己亲生女儿都不肯放过，假如你老娘迟死几年，岂非也要被你老贼纳为下陈？哈哈哈哈哈！”

血魔额暴虬筋，隔着好几层人皮面具，都还能看得清清楚楚，这时猛跨一步，如打焦雷般一声吼喝道：“贱尼胡说！”

丑尼笑声顿收，迎上一步叫道：“老贼，你是真糊涂，还是假糊涂？你老贼有没有问过她今年多大岁数？假如问过了，那么你老贼不妨再回过头来计算下你老贼作孽的日期看看？看你老贼这个帐算得清楚，算不清楚！”

丑尼数说着，不容血魔有开口的机会，紧接着又道：“老贼，你生的女儿一共是两个，她们是双胞胎，另外的那个，比你老贼现在打伤的这个漂亮些，怎么样，老贼，要不要老身将那个丫头也一并奉献过来？”

血魔向前大跨一步，指手喝道：“住口！”

丑尼视如不见，听若不闻，狂笑着接下去道：“知道吗？老贼，你那个大丫头，天性奇，人尽可夫，与你这个做父亲的，正好两代辉映……”

血魔双睛尽赤，形容恨声道：“你这个老娼妇，不知去那儿偷汉子，养下这批杂种，现在居然想赖到老夫头上，嘿嘿，做你的梦去！”

丑尼闪开来招，反臂挥出一掌，铿牙厉声道：“好得很，我们之间这笔帐早就该结一结了！”

吆喝声中，掌影翻飞，两个老魔头立即搏成一团。由于这边争吵太烈之故，这时，密院门外，已闻声集拢来大批分宫护法和各级武士，那批护法和武士们，似因恪於血魔淫威，虽明知院中已生事故，然在未奉传唤之前，依然不敢轻越雷池一步。

华、胡二人发觉后路已遭堵塞，警惕之心大增。

蒙山丑尼能够一透闯入宫中重地，如入无人之境，这正说明宫中之戒备不够严谨，目前因为正处在极度混乱之中，这

一点，当然无人加以追究，然而，待会儿风波过去，老魔事后检讨，势必不会放过主事者之疏忽责任，到那时候，他俩如因藏身不住而再想开溜的话，恐怕就嫌太迟了！

华、胡二人心意相同，这时不期而然相互勾了一眼，在眼色中互相告诉对方，只要一逮住机会，立即溜之乎也！

院中的血魔与丑尼，拼斗得异常剧烈，但是，很显然的，二人似乎都不擅於拳掌功夫。

换言之，二人手上如果能够有着一支宝剑，届时之战况，势将更为可观！

而现在，由于二人均是用非所长，拼搏虽然剧烈无比，然于章法上，却显得相当凌乱！

二魔出手都很辛辣，一拳一掌，无不指向对方要害。如论拳掌之招式，二人均属乏善可陈，若论功力，二人则在伯仲之间，轩轾难分。二人最大的差别之处便是，血魔是猛而狠，丑尼则有点狂而近躁。

在目前，二人虽然一时难分高下，但如果长久耗下去，看情形似乎仍以蒙山丑尼落败之可能为大！

围聚在密院门外的那批护法和武士们，他们虽然明明看到他们那位分宫主躺在血泊中呻吟挣扎，但是，没有一个人脸上可以看到同情和怜悯之色，他们的眼光，始终跟着血魔和丑尼的身形转移，正在进行中的恶战，似乎才是他们所最关心的对象！

胡毕义朝身后偷偷掠了一眼，忽向华云表传音道：“快，小华，我们这就冲上去，出其不意，帮丑尼将血魔一下收拾掉，你看怎么样？”

华云表一惊，忙道：“不，使不得！”

胡毕义不乐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华云表皱眉道：“你有没有弄清周遭形势？”

胡毕义轻轻一哼道：“愿闻教益！”

华云表传音分析道：你小子要知道，这座密院乃宫中心腹重地，老魔虽非我们三人联手之敌，但是，老魔他也不是笨瓜，他现在一个拼一个，全是一股好胜心在作祟，到时候，他一看苗头不对，难道就不会召进我们身后这批护法和武士吗？这批护法和武士，现在距离我们仅数步之遥，我们一击不中，其将何以善后？在今天，我们两个身上有多少任务须待完成，你仔细想过没有？”

胡毕胡嘿了一声道：“胆小鬼！”

华云表含笑回答道：“匹夫之勇，并不足为法。请问，你阁下目前之一身成就，比令师他老人家如何？他老人家混进魔宫数年，接近血魔之机会当不止一次二次，你想想，他老人家为什么始终没有下手？”

胡毕义无言以对，哼了哼！搭讪着别过脸去，眼光刚刚移开，忽然低促地道：“华小子，快注意对面楼顶！”

华云表依言抬头，可是，楼顶上空除了偶有一二片白云冉冉飘过外，空空如也，什么也没有。

华云表以为怪叫化存心捉弄他，不禁有气道：“小子，你是——”

胡毕义急急分辩道：“不，不，小华，绝对不是开玩笑，我看到有人自窗口一闪而入。不过那人身法太高了，以小弟这等目力，居然都没有分清对方是男是女…啊啊…快！又出

来了，对不对？这下看到没有？”

是的，这下华云表是看到了，那人自窗中纵出时，背上似乎驮着一个人，因而在起落方面均不见如何灵活，饶得如此，亦非普通武林人物所能望其项背。华、胡两人这次所看到的，依然只是那人一道模糊的侧影，不过，即此便已足够华、胡两人凭以认出来人为谁了！

谁？万里追风祁天保是也！

祁天保的轻功固为天下一绝，而他阁下那副身材，也可说一时无两，那么灵妙的身手，以及那么瘦小的体躯，除了一个万里追风祁天保，还会有谁？

华云表心中一动，头一点忙道：“小胡，藉此开溜如何？”匆匆答道：“得！英雄所见略同！”

胡毕义怪叫化说着，突然手向对面楼顶一指，放声大喝道：“好鼠辈，居然——”

不待语毕，已然纵身而起！

华云表不敢怠慢，接口一声大喝，也跟着纵身而起！

二人身形如矢，疾射楼顶，于楼顶稍一借力，折身复向西南方纵跃而去！

二小离开楼顶时，隐隐听得身后密院人声鼎沸，叱喝连连，显系变生非常，那批护法和武士们已由老魔下令召入所致！

华、胡二人不敢稍有耽搁，身形加速，先后七八个起落，渐渐，人声远抛，二人终于脱身魔宫之外，来到西城一座古寺后面的竹林中，现在，二人算是处在安全地带了！

胡毕义一面剥下那袭剑士服，一面笑向华云表道：“这种

脱身之法，可说最妙不过。”

华云表不解道：“妙在何处？”

胡毕义得意地道：“若是硬往外闯，魔徒少不得还会追踪搜索一番，换了现在这样，老魔见我们一去不返，一定以为我们已经因公殉职，说不定会为我们举行一次隆重的追悼仪式亦未可知。”

华云表忍不住嗤了一声道：“就是你聪明！”

胡毕义眨眼皮道：“那点笨了？”

华云表哂道：“我且问你，失踪的既然是两名真的紫衣剑士，那么，那个告密的‘钱万发’那里去了？那名倪姓‘十五号’剑士又是谁人所摆平？哼！如果那批魔徒的头脑都跟你小子一样，那还差不多！”

胡毕义摸摸脑袋，缩肩怪笑道：“不对劲，不对劲，本叫化前此对任何事都算无遗策，自从跟你小子混在一起，不知怎的就变得迷糊了，嗯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先贤名言，诚不我欺，交友宁能不慎哉！”

华云表好气又好笑，正待出言相斥之际，竹林外边忽然有人平静地向林内探问道：“两位之中，可有一位是华少侠？”

华、胡二人吃了一惊，一声轻噫，霍地旋转身躯，一面提神戒备，一面循声抬头朝来人打量过去。

看清来人面目之后，华云表第一个抢上前去，一把抄起来人双手，用力握着，连连摇撼着道：“啊，是你——”

来的是位面容英秀，眉宇间微透悒郁之色的青衣少年，此少年不是别人，正是那位武功极高，行踪飘忽，常年不知为着何事，而始终愁眉不展的当今盟主之独生爱女“太平仙

凤”韦美玲！

太平仙凤双手被握，双颊大红，用力挣了挣道：“你…放…开……”

华云表啊了一声，慌忙放开双手，一张脸孔，也跟着红了起来。

怪叫化胡毕义冷眼旁观，唇角笑意隐现，这时伸了个懒腰，干咳一声，自言自语道：“老呆在这儿也不是办法，肚子空了，该找个地方去弄点东西填填啦！”

说着，拉开脚步便往林外走去，华云表连忙叫道：“胡兄且慢！”

怪叫化回身扬脸侧目道：“华兄还有什么吩咐？”

华云表期期地道：“胡兄过来，小弟……来……来为你们介绍一下。”

怪叫化深打一躬道：“对于这位韦兄，小弟知道得颇为清楚，等会儿华兄只须将小弟介绍给这位韦兄也就够了，小弟饿得发慌，失仪得很，回头再见！”

太平仙凤望着怪叫化背影，怔怔地道：“此人是谁？”

华云表道：“就是那位风尘老儿的徒弟，姓胡名毕义，师徒俩可谓一对怪物。”

太平仙凤哦了一声没有开口。

华云表又道：“上次在半贴庄，你为什么要不辞而别？”

太平仙凤含混地道：“临时想起一点事，走急了，以致未能告诉你们一声，实在很抱歉，噢！对了，我们也去吃吃东西怎么样？”

这时太阳已傍西山，归鸦点点，暮霭重重，华云表也感

觉有点饿，于是，点点头同意道：“也好。”

两人并肩举步向林外走来，华云表因为仍是一副苦力的外表，跟潇洒俊逸的太平仙凤走在一起，显得甚是不配，二人走到闹市之内，两旁路人均朝二人投以惊奇的眼光，不是吗，一位公子哥儿怎会跟一名下人这样亲近的呢？

不过，华云表和太平仙凤都没有将这些眼光放在心上，二人继续前行，太平仙凤负手俯首，目光经常落在自己的足尖上，一连过去好几家有名的酒馆，太平仙凤连看都没有看上一眼，华云表起初以为太平仙凤另有要去的地方，又走了一段，华云表渐渐感到有点不对，他发觉太平仙凤神思不属，根本就没有去留意什么酒馆或饭馆！

华云表只好主动在一家馆子面前停下来，轻咳了一下道：“韦……这一家您看如何？”

太平仙凤抬头啊了一声，如自梦中醒来一般，连连说道：“好，好，就这一家吧！”

在登楼之前，华云表偶而回扫身后，目光所及，不禁暗道一声不妙！

身后大街上，三三两两，满是魔宫剑士，十人有九人的眼光是盯在他和太平仙凤身上。

直到这时候，华云表这才省悟到他虽然脱去一身武士服，但是，他的面目并没有更易，此刻的他，依然是先前混入魔宫出卖假报告的“钱万发”！

怎么办呢？

华云表刻下之处境，真是为难极了！

假如没有太平仙凤在身边，老实说，好办之至，无论来

硬的或是来软的，他相信这批剑士大概还不能拿他怎样。

如今，令人头痛的是：人他既无法一走了之，以示怯于魔徒，且又不便将这情形告诉太平仙凤，因为一时之间，要说也说不清楚，以致他现在不但自己须得当心，同时还得留意太平仙凤的安全。血魔究竟是不是一剑震八荒，尚在存疑之中，就算两者为一人，血魔底下这批魔徒也不会知道这位太平仙凤与他们魔头的关系，到时候，魔徒们若是来个皂白不分，太平仙凤岂非为他所连累？

华云表最后牙一咬，心想：管它去，这位太平仙凤也不是好惹的，等下这批魔徒真的不开眼，也只好尽力而为，见一个毙一个，大事杀戮一场了！

华云表走在太平仙凤后面，戒备着升登二楼，楼上占地颇广，伙计们正在四下里点燃壁灯，二人走去边座上占了一张台子，不消片刻，楼梯上的秃秃，一口气上来二十多名紫衣武士，连那名阴沉干练的翁副队长亦在其中。

那名翁副分队长故意绕过华、韦二人桌前，且朝华云表拱拱手道：“钱老大，您好。”

华云表不甘示弱，也将双拳一并道：“翁头目好！”

太平仙凤仍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，她等那名翁副队长走过，仅淡淡问了一句道：“这些人都是那儿来的？”

由此可见，太平仙凤这大概还是第一次见到血剑武士，而从她那副淡漠神情看来，她似乎并没有将这批武士放在眼中，她这样问，亦不过随口问问而已，语气间全无一定要弄清这批人身份的意思。

华云表不顾破坏她宁静的心情，顺口答道：“还不就是那

些……”

太平仙凤果然没听下去的兴趣，她不待华云表说完，这时忽然抬头向华云表注视着问道：“华弟这二天在长安有没见着家父？”

华云表心头一震，因为他摸不清太平仙凤问这句话的真正用意，一时之间竟然不知如何回答才好。

太平仙凤轻轻一叹，接下去说道：“现在，我们都不必瞒着对方了，华弟已知我是谁，同样的，我也清楚华弟之身份，我们说起来可算是一家人，可是，不知怎么的，每次，我见了华弟，似乎都有着一种惭愧的感觉……”

华云表又是暗暗一惊，心想：“难道她已经——”

太平仙凤迳自说下去道：“令尊及令祖主盟武林时，武林中风平浪静，人人如处开元天宝之世，可是，盟主一到家父手上，情形之成两样，你看，最近这一二年来，这里也是血剑魔帝，那儿也是血剑魔帝，一剑震八荒这道名号似乎早已被人遗忘，华弟，你想想看，父亲声望一落千丈，我这个做女儿的，情何以堪？”

华云表只好加以安慰道：“话不是这么说……”

太平仙凤微啜着接道：“自我韦美玲稍通人事以来，家人团聚在一起的次数寥寥可数，是的，关于这一点，我这个做女儿的不能加以苛求，他老人家是武林中安危所系的盟主，公私不可得兼，自然应该舍私就公，可是，这些年来，他常年奔走在外，有没有奔走出一个名目来呢？血魔声势愈来愈盛，丐帮弟子一死就是几十名，黄山派解体，半帖庄破亡，华弟刚才还问那天在半帖庄我为什么不辞而别，现在我也得请教